

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殞命

斬楊奎魁首劫

明山不死於降。而王降而不該信也。既不該信。則王夫人勸其東甲以待何事。明山原不及此。蓋有未意焉。夫勸東甲之計。明山之原意。止此。王夫人之劫。敵又止此。故不該信。而一旦消除也。若就人事論。改和歸正。雖死猶生。王夫人何嘗

候明山。而詭詐殺降。使朝廷失信。實當事候王夫人也。明山賊也。兵不厭詐。殺之可也。王夫人被陷於賊。力為勸降。非賊也。功臣也。縱女子不便封賞。令其黃冠歸故里。骨肉團圓。豈非仁政哉。奈何以一首軍。為西子作五湖計。此迫之死明矣。此殺明山更慘。既而當事。亦不得其死。噫。誰謂人事。不關于天道哉。話說宣義喻恩二女。入后營。見王夫人。磕了頭。并道督府招降之意。夫人若勸得大王投降。則夫榮妻貴。衣錦還鄉。為朝廷命婦。豈不光顯。若在化外。勝負終未可必。夫人原是孝女。今欲與國家出力。勸得大王歸順。甦君國之宵旰。救生民之塗炭。功莫大焉。德莫厚焉。昔為孝女。今為忠臣。當題請天子。旌獎夫人。榮歸故里。父子

此殺明山

團圓。生則列鼎，死則血食。望夫人以君國為重，以生民為念。朝夕  
圖維，以成乃功。夫人低頭不語，暗想朝廷為尊，生靈為重，報私恩  
為小，負一人為輕。且為賊不順，從逆當誅。正費躊躇，忽徐海道寧  
后管對王夫人說起招降一事。夫人道：「大王意見如何？」徐海道寧  
為雞口，勿為牛后。只是不降的好，不降其便有三：一降其害有五。  
攻城掠地，無人拘束，一便也。金帛女子，惟吾所欲，二便也。勝則長  
驅直進，不勝則捲甲退回，三便也。降則必受天子誥命，官有官箴，  
少失守則問罪，一害也。降則要受文官驅使，畧不遂意則加彈劾，  
二害也。不降則威在我，降則調往他方，其勢在彼，三害也。兵權在  
手，雖天子亦不得輕降，則兵權去一，力士足以擒之，四害也。江南

之地，被吾屠毒殆盡，官府士民莫不怨恨。降則此輩皆欲還報于  
吾，五害也。以五害之凶，揆三便之利，其不宜降也必矣。夫人道：「大  
王所見亦是。即此五害而權宜之，亦未見其不利也。受天子之命，  
命而不任其官，守罪將奚問？受大明之官職，不受其驅使，彈劾安  
加？為天朝臣子，而不離險要，勢安在于彼？名歸順而身不入廟堂，  
力士何所施其擒按？兵不動東甲以待勢，仍在我彼，雖欲還報，其  
能之乎？以妾言之，降則不惟有五害，而且有五利。况不良此久親  
之輩，寇盜乃不得已之為惡，可惡于此。且我與大王祖父皆受  
天子平成之福。今者殘彼疆土，塗彼生民，掠其金帛，擄其子女。天  
子憂惶，食不下咽，宰臣悲憫，骨不自舒。屢招撫，皆体上天好生

之德以無事為榮者也。萬一天子振怒，召六師以薄伐，大王能保其必勝乎？若欲圖王定霸，非德位時俱有，智仁勇足備，不能也。德位時三者俱在天朝，而智仁勇又未全在大王區區，以甲兵之利而欲圖大事，必不可成者也。又聞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乘此兵精威盛之日，因其招撫而降之，必得高官，終身共享富貴，此上策也。徐海遂決意道：夫人言之有理。今督府兩次人來，未得降意，我且進兵，他必又有人來招撫，遂發兵前進。且說羅中軍回見督撫，備說徐海與夫人的話，獻上明珠珊瑚。督府道：他雖不降，但受禮物，便有通好之意，再得一能事的陳說利害，乃可啗矣。忽報徐明山大兵長驅直進州城，恐不能守，急求援兵救助。督府慕賈利使道：

小生不才，願領大人命，說明山來降。督府大喜，遣利生去。先着遊軍飛馬知會徐明山。明山有心歸降，駐兵以待。利生到營，藍旗手報過明山，叫請利生入營，行禮坐下。明山道：今日先生光降，必有明示。利生道：小生聞大王高風，願求一晤，向因無物為贄，不敢空見。今特送富貴為贄，見不知大王肯叱留否？徐明山道：承先生高情，擲以富貴，孤豈不心悅？以聽先生之教乎？利生道：別人送富貴，必令大王進一步。小生送富貴，只要大王退一步。明山道：請問先生退步之說。利生道：退無他法，惟歸降而已。歸降則有榮，無辱，富貴不可勝用矣。明山道：孤想歸降，其間不便甚多，故躊躇未決。利生道：請問不便如何？明山道：孤扎兵化外，稱孤道寡，有日，今一旦

歸降位不過總兵。爵不過二品。雖受皇封。未免削色。一不便也。國家重文輕武。歸降必受文官欺侮。况文官平日積怨甚深。能保其不謀孽乎。二不便也。將士相隨多年。狂放已慣。歸降則必削我軍威。分我大衆。調我別任。我等狂夫。安能復受此輩愚籠。三不便也。利生嘆道。大王過慮。似覺未便。若小生論之。極便。目今盜寇橫行。天子明詔。能平寇者。萬戶侯。今大王肯束甲歸朝。而殲盜寇。則封侯立至。稱孤道寡。何以異也。國家雖重文。大王非無用之蔭襲。兵權在手。求為交歡。而不可得。敢謀孽乎。大王之兵。自歸之。大王散與不散。皆由我。彼惡能愚籠也。大王肯降。小生即以此論申諸賢府。轉達天子。為請三事。然後議降。何如。明山大喜道。誠如先生言。

孤愿降矣。叫取出黃金五百。白銀一千。贈與利生。利生道。多謝大王厚意。却之不恭。謹登尊賜。小生回見督府。細陳大王之意。訂三事之約。再求回復。大王明山道。先生之為某慮。可謂周備矣。利生作別。回見督府。道明山之意。督府道。如此則名為歸順。寔則抗衡。心萬一稍不如意。則狼心復發。罪將誰歸。此事未便。利生道。時甚難得。機不易遇。今明山擁百萬之兵。若以對敵。未知勝負。誰在。幸以三苗招撫之勤。王氏于中之說。慨然愿降。今因其所約而敗之。彼必以從前招諭。亦屬牢籠。約八路之兵。以薄我師。為害甚矣。莫若將計就計。許以三事。令佐貳官。與之訂盟。約日發兵。迎降。外張鼓樂。內伏大兵。乘其無備。而改之。明山可據矣。小生之計如此。不

知大人之意何如督府大喜道先生之計國家之福也乃令通判  
權宜遊擊鈕合同利生復往徐營定盟明山迎入禮畢權宜道學  
生奉督府命特來定盟大王有何高論明山道某以三事浼利先  
生轉達督府未知肯允否權宜道督府致意大王此三事極便宜  
無碍大王歸降自然崇隆名號若化外有未平者正欲借大王威  
武振押外邦而招撫亡命大王欲內仕即上疏奏明欲在外仕為  
東南之藩屏自然二力保奏明山道化外狂夫不堪與天朝文武  
趨蹌得為海外波臣足矣因與之軟血定盟盡歡而散明山退入  
后營對王夫人道始講歸降吾深覺其不便今為卿苦勸行之反  
覺甚便受大明之封誥則不與父母之邦為執握兵外境則不受

文官凌辱外可得志內亦順情非夫人之良諭徐海之見終不及  
此夫人道此天子之福國家之幸大王之威督府之德將士之功  
幾何力焉徐海大喜分付設筵慶賀大勢三軍諭以歸降之意且  
云得官榮歸鄉里各軍歡呼振地徑無鬪志俱收拾行糧作歸家  
之想器械衣甲竟置不理刁斗不嚴隊伍不肅旌旗不整巡察不  
謹飲酒自樂交頭接耳殊非昔日之軍營矣明山亦以既歸天朝  
不必嚴兵肅伍與王夫人放心暢飲細作打聽得這個消息忙報  
與督府督府道他憑一面虛詞而竟不設備是送死也令趨擊張  
能領兵五千從東路殺進叅將李千領兵五千從西路殺進總兵  
陰謀領兵五千暗伏迎降軍中斬營哭入直取明山首級王氏有

功朝廷悞傷者斬不赦。張李二將領兵先行督府下令大張。高扯代天招撫杏黃旗軍中暗藏襲營軍馬個個雄勇先着。見明山道迎降之意明山大喜令排香案迎接對天人蓮莫非其。中有詐我整兵以防不然何如夫人道彼以迎降來設兵反開疑。端莫若示之以誠令招撫者好安心上奏明山深然之乃令軍士。大開營門輕袍寬帶悉除武備以待又令利生報知督府督府大。喜催軍前進徐兵見官兵鼓樂喧天軍中高扯代天招撫旗號報。知明山明山同夫人出營觀望明山着了一驚對夫人道中計了。此非迎降之兵乃襲營之計你看他殺氣激揚士卒忿怒急令三。軍整備廝殺軍士初聞迎降捲甲束戈何曾打點戰鬪忽得此。

令慌得有勢無馬有兵無甲忙做一團明山披掛不及急叫備馬。馬已卸鞍怎來得及忙叫抬斧來斧未抬至大兵已到一聲砲响。陰謀引軍一齊殺入明山上馬不及手無寸鉄往後就走奪得官。軍一把扑刀奮勇步戰抵住陰謀馬步相入大戰十餘合被明山。一刀砍傷陰謀馬腿翻身落馬明山飛步來殺陰謀忽張能殺至。救了陰謀接着廝殺鬪至十餘合明山身中數鎗全無懼怯李千。一軍又至并力夾攻明山退後就走李千飛馬趕來明山回手一。刀削去正中李千胸脯落馬而死張能趕至陰謀一馬又至明山。手中扑刀已折一手揪着一个軍士頭髮冲鋒迎戰打出外營勇。不可當陰謀見此賊勇而耐戰即令一千弓箭手圍而射之弓箭。

手得令強弩齊發。明山提著兩個人。在亂箭中。橫冲直撞。猶然不  
屈。約有一時。身之中箭幾無完膚。遍身疼痛。漸不振。大叫道。夫  
人誤我。夫人誤我。長嘆而死。立而不仆。兩個時辰。諸軍方敢近前。  
猶聞嘆聲。退走數十步。見尸不動。然後知其真死。即報陰謀。張能  
二將見此光景。令軍人推之。如石鑿成。如金鑄就。那里推得倒。忽  
翠翹為諸軍擁至。見明山死立不仆。翠翹哭道。彼英雄士也。因妾  
苦勸歸降。不得其死。怨氣不散。故雖死猶立。待妾親拜慰之。對死  
屍拜祝道。大王妾真誤你。然終不敢獨生。以辜大王厚德。說畢。放  
聲大哭。徐明山立的屍首。把眼一睜。泪如雨落。屍亦隨仆。翠翹以  
頭觸地求死。諸軍急救之。得免。是役也。元兇被誅。將士死亡。而寇

遂平矣。歸而獻凱督府。督府召翠翹問道。是功寔成于你。你有甚  
說。翠翹道。徐海因信府命之過。乃致敗亡。幸悼此點。肫誠以一杯  
厚土掩其骸骨。妾愿足矣。言訖。咽哽不能語。督府亦惻然。令將徐  
海屍葬。分付設大享于轅門。賀功。諸軍俱有犒勞酒。半酣。督府道。  
吾聞王翠翹能胡琴。善新聲。今日賀功。當令之行歌侑酒。以助楚  
中之樂。諸將皆曰善。乃召翠翹。翠翹不敢不從。含泪提琴。撫今思  
昔。將所作薄命怨彈出。心戚于中。聲形于外。嗷嗷啞啞鳴。上  
一座之人聽之。皆為不樂。及至彈完。督府問道。此是何曲。令人聞  
之。悽慘如此。翠翹道。此犯婦幼時所作薄命怨。今事到其間。果應  
此詞。撫今追昔。不覺興亡及此。情愈不堪耳。督府道。吾觀子之才

色豈無問奇之人。何必恋之于亡賊乎。翠翹低頭不語。兩泪交流。時督府酒酣心動。降階以手拭翠翹泪道。卿無自傷。我與子偕老。因以酒戲彈之道。此雨露恩也。卿獨不為我一色咲乎。翠翹擬眸熟視。移時道。亡命犯婦。怎敢奉侍上台。但見兩行清泪。與既去之波。一轉秋波。奪騷人之魄。督府益心属之。乃以酒强翠翹飲。翹低頭受之。各叅佐俱起為壽。督府携翠翹手受飲。殊失官度。夜深席散。次日天明。督府想起翠翹昨夜之事。暗悔道。這事豈是我大臣所為。若収此婦。又碍官箴。欲縱此婦。又失我信。不如殺之。以滅其迹。又轉思道。因彼平寇。誰人不知。功高而見殺。何以服天下之心。留之不可。殺之不忍。如之何。則可想了。半晌點頭道。得之矣。將

彼賞一軍人。既滅其迹。又不殺其身。豈議我乎。出堂召翠翹說道。你有平寇之功。免你之死。今將你配一水順軍長。可隨他終身。翠翹泣道。妾命薄。失配徐海。以國家事大誘而殺之。愿求老爺開籠放雪衣。令翠翹黃冠歸故里。以遂歸順之初意。若配軍長。非妾愿也。督府道。念你之功。恕你不殺。以配軍長。何負于你。乃詔所調水順首長。問其無妻者。以翠翹配之。即令回軍。水順首長遂携翠翹同去。翠翹不得已。含泪從之。登舟長發。諸軍為首長作宴慶賀。并泊錢塘江上。大家同飲。飲至夜來。眾軍各回船去睡。首長道。娘子睡了罷。翠翹道。且坐一坐。首長見他歡無半點。愁有千端。越不敢相强。翠翹决意自盡。恐人救起不雅。故捱至三更。忽見冰山一座。

自海門湧上來轟雷怒震可聞數百里翠翹問道此是何聲首長道這叫故潮信翠翹因潮信二字頓悟道如此這是錢塘江了首長道正是錢塘江翠翹暗想道我該在這裡結果了劉淡仙十五年之約其在此矣回首一看恰好有筆硯在船中遂舉筆題詩云  
十五年前有約。今朝方到錢塘。  
百世光陰火煉。

一生身事黃梁。

潮信催人去也。

等閑了却斷腸。

題畢大呼道明山待我厚我以國事誤殺之殺一首而屬一首有  
何面目立于人世我今一死以謝明山也飛身跳入江中首長急  
救之不得衆車俱驚起時潮頭正長立脚不住怎能打撈救人渾  
至天明只得拿那辭世詩來見督府督府深自愧悔總事亦無及

矣分付地方撈尸首收葬不提且說覺緣自臨淄別了翠翹雲將  
越地訪着三合道姑學他修煉之法因記得翠翹托他問終身之  
事遂乘間問道王翠翹與弟子有情不知他是何因緣墮此惡趣  
三合子道大凡人生世間福必德修苦因情受翠翹因為情波迷  
成苦境是以金屋之地不敢留久斷腸之天往々促駕烟花債苦  
受兩番青衣罪深經一案刀兵內伴虎狼之魔君波浪中作魚龍  
之寢食方能消此劫數覺緣大驚道若如此說則翠翹終身已矣  
哉三合子道你且勿慌幸喜他初為情迷不犯淫亂后遭苦難純  
是孝心今又不念狎昵小恩而重朝廷大義則功德大而宿孽可  
消新緣得結矣你既與彼有情可俟其錢塘消劫時掉一葦寶筏

渡之續其那前盟亦福田中一種也。覺緣聞言大喜道：弟子謹受教矣。但不知何處續此情愿。三合子道：你不必尋他，他自來尋你。覺緣聽了，就在錢塘江邊造一個雲水庵，住下買一隻小漁船，將素絲結成一張網。又催兩個漁人，督他日夜架了。到了這夜，翠翹跳入江中，恰好跳在覺緣網內。兩個漁人是有心救人的，一見有人跳入網中，即忙拽起。那漁船早隨波流去數里，覺緣將網解開，扶出翠翹，替他換了濕衣。翠翹倒在艙中，尚昏迷不醒。恍然見劉淡仙來說道：妾候姐上久矣，不知姐上因賣身救父，孝德動天，勸順保民，忠心貫日，且從前苦已歷盡。今日却又消完，自此福祿生身，情緣如意。斷腸會已除名，斷腸詩今當奉璧後使妾空盼。

數年因將舊題的斷腸詩遞與翠翹，翠翹正要問他，忽耳畔有人喚醒，爽快些甦醒，相睥眼一看，見覺緣坐在旁邊，因問道：妾已投江死矣，為何與道兄相會？莫非是冥途做夢？覺緣見翠翹醒轉，歡喜道：妹子休要猜疑，你投江是我救你。翠翹聽了，方坐起來道：我投江是一時烈性，師兄如何得知？覺緣道：因妹子前日托我問三台道姑終身，他說你前劫已消，后緣將續，故着我在此停舟救你。翠翹道：這等說來，你是我再生父母了，只是這小舟如何能藏身？恐督府探知，奈何？覺緣道：妹子勿憂，我已預造一庵在江邊，為賢妹藏身地矣。遂叫漁人乘夜將舟搖至庵前，悄悄扶翠翹入庵，隱藏不使一人知道。正是：心如開籠雀，身似再發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

金千里苦哀，招生魂  
王翠翹喜夜，完宿願

人之賦情有淺深，情淺人之不得深，即猶情深人之不得淺也。東生見翠翹生受磨滅，未嘗不啼，哭，然哭殺而不為之計，亦非不愛之，不痛之，而不為之計，只是生來種得情根淺，惟此一哭，便是千尺之桃花潭水矣。此外了不知有上天下地之路，故惟坐視而聽天由命也。若金生之歸自遼陽，翠翹已銀瓶落井矣，金屋無人矣，大哭一場，兩場悲哀，半年一年，亦可漸止矣。况有翠雲續盟，是翠翹雖去，而代翠翹者未去也。近者親遠

者，諫人情子。金生乃初臨清，后臨淄，訪而又訪，問而又問，若不知離而有合者，賊信稍平，便不辭跋涉，而訪錢塘消息，即聞其死而設祭招魂，若不知有死生之隔者，此其情無古無今，豈挑花潭水所能及萬一哉。此吾所以鄙薄東生也。究徑死而生，離而合，心外團圓，使深情人終不墮落于缺陷之天，何其快也。說者曰：地已傾西北矣，乃齊死生一味，蓋唐作者之罪，出莊子上。吾則以為天滿東南字，是五色石，作者之功，不在女媧下。

不言翠翹，隨覺緣在雲水庵居住，且說金重同父到了遼陽，收拾叔子喪事，井店中本錢，就閣四個月，方得回來，趕到家中，即到攬翠園中，來訪翠翹。此時翠翹已去四月，王家亦搬往別處，金重尋

舊迹窺閫絕無一人乃問隣人隣人將王家被事翠翹賣身細說  
一遍金重大驚失色即時訪尋到王家見矮牆小屋殊非昔日規  
模耐不住叫道王兄在家麼王觀走出見是金重忙答道金兄幾  
時回來的請到裡邊坐金重隨入客舍二人禮畢王觀向內裡道  
金兄遼陽回來了快烹茶裡邊聽了這話沒頭沒腦一齊哭出來  
金生忙上前問為何王員外王媽道金家哥我女冤命薄遭我  
家遇難賣身救父不能完君姻婭臨行再三囑咐我將妹氏代  
償盟約又說今生不能與你諧連里愿到來生續此盟言罷放聲  
痛哭金重起初還怕王員外不知于今說明便捶胸跌足撞頭磕  
腦大哭起來叫一聲妻怨一聲命越哭越哭越哭越哭到口

吐鮮血死去移時甦而復哭先前王員外哭得凶後來見金重哭  
到這光景只得收了眼泪到去勸慰他道木已成舟哭亦無益徒  
自傷耳金重咬牙道難道我妻流落他鄉我就罷了我明日便差  
人往臨清去訪問若下落雖破家蕩產也須叫缺月重圓三今  
愛高義非不甚愿但不忍負大令愛一段熱心王媽以翠翹留  
下的別詩別書等物件付與金重金重每讀一句嗚咽一聲大家  
觀之莫不泪下次日金重出偏宅一所接王氏家眷移入居住叫  
王員外作書一封打發蒼頭到臨清訪問翠翹消息去月餘回道  
並沒有个馬監生金重號哭不止其父恐其過憂成病就與翠雲  
納采擇日成姻雖男才女貌極其相得而言及翠翹則涕泗交流

其歲同王觀俱進泮。王觀念終事之德。往拜謝之。終事愿妻以女。以成兩家之好。是年金重王觀皆中鄉榜。二人親往臨清探訪。並無消息。越三科。金重中了進士。就丁父憂服闋。選山東臨淄縣令。挈家眷到任。一日翠雲對金重道。我昨夜夢見姐。莫非此處覓得音信麼。金重頓悟道。夫人不言。我幾錯矣。臨淄臨清。只爭一字之別。安知非失記之誤也。我明日升堂。查問衆衙役。看是何如。翠雲道。老爺之言是也。次日金重升堂。喚兩班皂快。問道。十三年前這裡有個馬監生。在北京取討王翠翹為妾。如今事體如何。眾皂快見問。無言可答。內一人道。十三年前事小的後輩。那裡曉得。老爺若要查問這陳年事績。除非查問那都來得。便知道。金重道。都

來得是誰。皂快道。是本縣皂門中的班頭。他在衙門中多年。如今老了。住在家裡。金重聽了。即差人去喚。都來得來。都來得見。面不知其事。即來見金公。跪下道。都來得磕老爺頭。金重道。都來得我。要查問。十三年前。一個馬監生娶北京王翠翹為妾的事。你可曉得麼。都來得道。老爺要查問這件事。小的盡情知道。那馬監生。名叫馬不進。生平好酒貪花。家業蕩盡。遇着一個龜婆。名叫秀媽。十分相投。就跟秀媽做幫。替他富家。專一騙討良人婦女。假名取妾。帶回為娼。非止一人。十三年前。假作富翁到北京。娶一女子為妾。其女名叫王翠翹。十分標緻。能胡琴。善新聲。帶了回家。要他接客。那女子性烈。自刎一刀。救了一日一夜。方能救醒。後來用一個

調虎離山計。挽出一個浪子。名喚楚卿。誘翠翹逃走。中途拿住。捉回家中。剥下衣服。吊起樑上。打了數百皮鞭。翠翹受刑不過。落了火坑。過了三年。嫁一個東秀才。又被他大娘官氏劈空拿回。無錫百般苦楚。熬煎不過。奔走他方。不知怎的。嫁了一個大王。兩年。前兵至臨淄。支解了馬。不進活剝了楚卿皮。倒點天灯。償報了秀媽。鞭了官氏。斬了官鷹。官犬碎剝了薄倖薄婆。東家父子俱免死。姚道姑皆有厚贈。真是個有恩有義的女子。以後事情小的不曉得。金重道那大王。叫甚麼姓名。都來得道。這事可問東生員。他在這裡開緞舖。喚來問他。便知端的。金重叫拿個名帖。到緞舖裡。請東生員來見。東生見請。帶了公服來見金重。金重請入後堂。相

見禮畢坐下。金重道。王翠翹與我有姑表之親。因父難逃。匪人。今有一差役。細講翠翹的事。十分明白。但不知他所隨的大王。是甚人。聞兄知其根源。特請來相問。東守道門生為山妻之累。在彼軍營。耽閣獨久。乘間紀問。軍人道。主帥姓徐。名海。字明山。乃是越人。才雄文武。勇冠三軍。片席相逢。兩俠入。設便揮金為令。表妹贖身。移居賊上。一去三年。成了大寇。率兵十萬。取令表妹為夫人。大兵所至。無不令。提目。今駐兵閩浙。聞督府屢。招降不從。因夫人之勸。約束三軍。不淫婦女。不殺老幼。不燒民房。不掘坟墓。東南半壁。皆受王夫人之德。其餘不能盡知。金重聽了。唏吁。淚落。送出東生。回得對岳父母妻子。妻身細講一番。個。心酸腸斷。人。淚

痛情傷困在任上。不敢放聲痛哭。只是吞聲忍氣。金重思量欲升  
官尋訪。想道。干戈載道殺人如麻。軍營嚴肅。怎麼插得身子進去。  
沒奈何。忍々切々念々想々。想之無及。與翠翹。一回翠翹的別  
詩。彈一回翠翹的胡琴。焚一回翠翹的遺香。咏畢琴罷香爇之時。  
覺翠翹隱々而前。嚶々而語者。此其別詩精神凝注。故見于物者  
如此。金重自此之後。不痴不顛。如夢如醉。過了三年。改調為福建  
南平縣令。王觀登甲。選了揚州四府。二人商議。道。限期尚早。我聞  
錢塘賊勢已平。且到浙江尋訪翠翹消息。然後去到任。未遲。商議  
已定。稟過父母。父母大喜。一同起身。竟往浙江。一路無詞。到了杭  
州。租個大寓住下。細々訪問。方知徐海已死。翠翹功高不賞。賜與

永順酋長。當夜三更。在錢塘江上投水身死。金重聽得此言。放聲  
大哭。一家哀號。遂收拾祭禮。到錢塘江上。設立牌位。致祭。翠翹奠  
酒三杯。欲作祭文。筆為哀阻。乃歌宋王招魂辭以挽之。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少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  
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  
些。腹蛇慕々。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吞人。以益其心些。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  
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字些。赤蟻若象。玄  
蠱若壺些。五谷不生。聚管是食些。其上爛人求水。無所得些。仿

律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遭賊。些魂兮歸來。此方不可以止。些增水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閤。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于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物。幽却些。土伯九約。其角鬢鬢。敦厥血拇。逐人駟些。參目虎首。其人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土祝招君。背先行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脩。永嘯呼些。娛酒不廢。沈日夜兮。蘭膏明燭。華灯錯些。結撰至愚。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些居

招罷合家痛哭。恻切振地。忽見一尼僧走來。將設立的牌位一看。見上寫翠翹名字。因大咲道。王翠翹與你們是甚麼眷屬。這等哭他。却哭差了。大家聽了。各上驚訝。金重道。翠翹是我妻。王觀道。翠翹是我姐。王員外道。翠翹是我女。今他投江死了。我們至親哭他。為何差了。尼僧又咲道。翠翹雖已投江。却有人救他。你們哭他。豈不差了。衆人聽了。又驚又喜。忙問道。師父此言真麼。尼僧道。出家人。怎敢打誑語。金重道。果未死。却在那里。尼僧道。現在前面庵中。大家聽了。歡喜不盡。就向尼僧作禮道。萬望師父引我們去見。恩不敢忘。尼僧道。不獨你們要見他。他也要見你們。就同我去。大家歡喜。也不坐轎乘馬。就跟尼僧步行。沿着江灘。繞過一帶芦葦。使

是庵前。大家一齊擁入庵堂。只見尼僧向內叫道。濯泉妹。你一家眷屬。俱在此間。快出來相會。叫聲未絕。翠翹早已走出。看見父母弟妹。并金重。俱立在庵堂。忙走上前。扑入王員外王媽。懷裡。放聲大哭道。你女兒受得好苦也。只道今生不得相見。誰知又有今日。王員外與王媽。抱定道。我兒。只道你為我受磨死。不料還有性命。只是苦了你。王觀翠雲都趕上前。扯手捉臂。叫喚姐。金重不便上前。只喜得眉歡眼笑。翠翹方立起來。拜了父母。又拜謝金重。又與翠雲王觀并終氏。一一拜見。拜畢。大家坐下。翠翹細說前情。說到苦處。大家莫不悲痛。說到報寬處。大家莫不快暢。王員外道。這都曉得了。只是你投江死了。是誰救你。翠翹道。就是這覺緣。

道兒。買了漁舟。又結成細網。日夜在江中。方救了孩兒一命。王員外道。這等說來。他是你重生父母了。因向覺緣倒身下拜。王媽金重王觀翠雲亦下拜。覺緣慌忙答拜。拜完起來。王員外就要叫轎抬翠翹去。王媽道。且慢他。一身道。惹人情疑。因叫翠雲將帶來的衣服。與他換了。翠翹推辭道。女兒盡苦。今日得見父母。可謂萬幸。但此身已為世外之人。只好伴師兄在此修行。足矣。覺緣道。賢妹。你這話說差了。你之扮道。不過從權。如何伴得我。王媽道。兒不須多說。你便立地成佛。我也不放你。翠翹道。隨父母去固好。但師兄恩義深重。如何捨得他去。金重道。這不難處。只消連師父同接回去。另造庵供養。有何不可。翠翹道。如此方好。就

邀覺緣同去。覺緣道：多謝美意。但今日同去不得，待貧尼收拾庵中物件。明日到尊寓來，就是翠翹聽了。方歡喜換衣，隨父母進城。到了寓所，金重叫家人設筵賀喜。翠雲曰：對父母道：女兒有一事稟上父母。王員外道：你有何事？翠雲道：金郎與兄弟各有官守，地方異地，不能同往。這事須早料理，遲不得了。王員外道：料理何事？翠雲道：女兒之配金郎，元為姻。賣身行孝，不能踐盟。故叫女兒續此姻緣。今幸姐死裡逃生，則前盟固在今，不卒踐，更待何時？王員外道：此論有理，可擇吉成親。王觀道：路途之中，不必選擇。今日相逢，便是良辰。就以此酒為姐夫姐，合卺何如？王員外道：有理。金重聽了，滿心歡喜。翠翹忙說道：舊盟雖有，但時移事遷，只好

付之流水，再休提矣。金重道：賢妻此言大謬。所謂盟者，死生以之。今時事雖遷移，而此情無變更。今賢妻轉視為流水，此何意也？翠翹道：非此之謂也。夫妻恩愛，誰人不欲？但女子從人，必以貞節為貴。譬之月滿輪也，花含苞也。今妻不幸，遭此百折千磨，花殘矣，月缺矣。尚細顏欲撩殘髮，而為新人，以配君子。妾獨不愧于心乎？為今日計，惟有長齋，綉佛慰父母之傷心耳。君若人志清，作世外交可也。這事真難從命。金重道：賢妻此言，愈大謬矣。大凡女子之貞節，有以不失身為貞節者，亦有以辱身為貞節者。蓋有常有變也。賢妻之辱身，是遭變而行孝也。雖屈于汚泥而不染。今日之逢，可謂花殘而又發矣。月缺而又圓矣。賢妻又何嫌何疑而忍視蕭郎

如陌路耶。王員外夫婦俱道賢壻之言有理。翹兒推辭不得。王觀  
翠雲又皆苦勸。翠翹沉吟半晌。方說道。既金郎一片至誠。父母弟  
妹。又萬分撮合。妾若苦。推辭未免矯情。但細思之。花燭之事。不  
敢有違衾枕之薦。一一從命。至于巫山雲雨。妾已狼藉東西。若必  
作海棠新試。則是羞妾也。辱妾也。妾決不從也。金重喜道。既諧花  
燭。得共衾枕。予愿足矣。我何敢多求。王員外與媽。只認做女兒  
的門面話。也不管他。就叫排重花燭。鋪下紅毡。令二人同拜。金重  
看見。早站在紅毡之上。翠雲就挽扶翠翹。翠翹便不推辭。與金重  
同拜天地。拜畢。大家擁入洞房。看他二人飲了合巹。方才退出。金  
重見衆人退去。重別銀灯。再將翠翹細視。只見星眼朦朧。紅棗映

臉。不啻烟籠芍藥。雨潤桃花。因為輕鬆綉帶。怕解羅襦。共入鴛鴦  
窠。指望撫摩到情濃之際。漸作貪想。誰知翠翹恩則如膠。愛則似  
漆。但一聞交歡。遂爾拒絕。及金重屢求不已。翠翹乃直言道。妾此  
身殘敗。應死久矣。以郎愛我。出之格外。故含羞以相從。若不及于  
褻狎。使妾忘情。尚可畧施顏面。以對君子。若必以妾受辱者辱妾。  
是郎非愛妾也。是仇妾也。妾又何感于郎。倘曰歡無所寄。嗣無可  
求。自有妾妹相承。何必以薄命之妾。為有無哉。且妾受辱之貞。惟  
此一線。倘郎必并此一線而汚滅之。則妾惟有骨化形消。再不敢  
復侍巾櫛矣。金重聽了。不勝驚訝。道。元來賢妻非女子也。徑是豪  
傑中人。今既以千古烈婦自待。我金重再不敢妄求翠翹聽了。忙

起身來。穿上衣服。向金重下拜道謝。知已矣。金重急披衣下床。抱  
住道。卿何鄭重如此。二人講得投機。又喚侍女。重整金樽。相對而  
飲。金重因說道。記與卿相見時。胡琴一曲。至今餘音在耳。今幸相  
逢。請再彈一曲。何如。就叫侍兒。取出胡琴。奉與翠翹。翠翹接來。歎  
息道。妾昔日就此。不知為此所誤。今日再見君子。始知此琴聲。乃  
是悲聲。反悔已遲。但今日相逢。自是故人。當為君一彈。遂撥動冰  
絃。信手成音。隨心作曲。初嘈。漸。轉。一調。忽爾。溶。和。如春  
暖。香似花開。清若月明。嬌如燕舞。聽十聽。耳聰。思一思。心醉。想一  
想。魂消。聞一聞。神蕩。金重聽到快心處。不覺贊美道。昔聞之。妻  
今聞之。洋洋。卿殆苦盡甘來矣。翠翹彈罷。因說道。君作箇定。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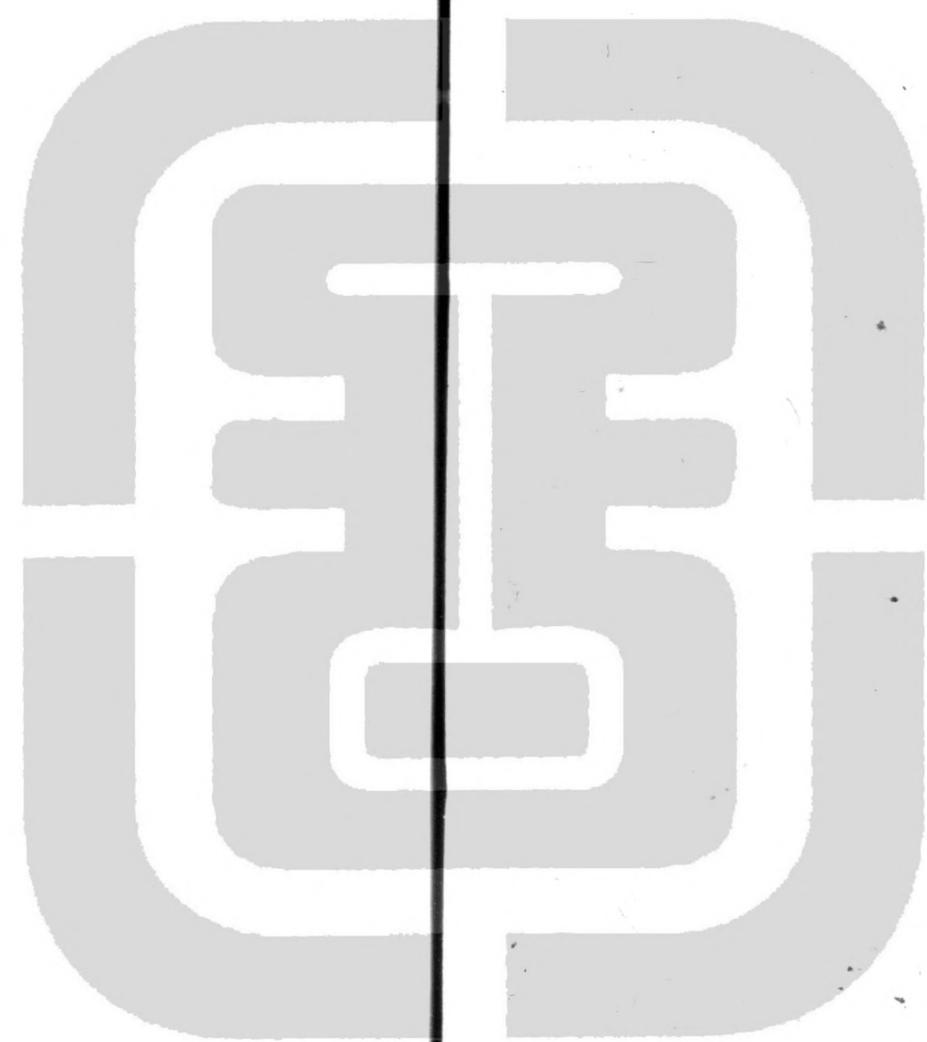
聞箴從此以後。不可復問矣。金重道。技妙至此。何能忘情。翠翹道。  
卿不心妾。請再展別技。以移君情。遂命侍兒。取出筆硯。題詩十首。  
曉去見君子。不復知有生。始知兒女性。即是兒女性。  
見郎百事肯。只不共郎衾。恐將容悅意。流蕩入于淫。  
一身既許君。如何又改調。奈何生不辰。會皇奪于孝。  
賣身為救親。親救身自弃。若更死此身。知節不知義。  
時。顛沛亡。處。流離碎。死得沒聲名。死又何足貴。  
風塵閱人多。胡以悅強暴。若不覺相從。深仇何以報。  
勸降者正道。殺降者不仁。妾所行正道。何以知悞人。  
是之非妾心。其死寔由妾。所以錢塘江。一死盡于節。

自甘薄命人。填還斷腸債。多感佛慈悲。又留此身在。今日重見郎。不復知有死。願君早定情。慎終如慎始。翠翹題完。送與金重道。此妾情也。愿移君情以就我。金重看完。護道。卿此情。真情也。至情也。貞烈之情也。我何敢復萌褻狎之情。請賢妻忘情可也。翠翹大喜。二人復入綉幃。百種歡娛。只不言雲雨之事。次日起來。同拜見父母。金重就與翠雲說知此事。翠雲又對父母說了。大家贊羨不盡。翠翹想着覺緣與金重說了。即差人去接差人去了。來回復道。庵門大開。覺緣師父影也不見。只見佛前香炉下。押着一帖兒。小的拿來回復。老爺金重接了。同衆人看。這法門救人始成終。願若夫妻貴以榮。

若問吾身何處去。

常伴孤士半空雲。

大家看了。嘆息道。原來覺緣是个仙姑。只恨昨日匆忙中。不曾酬謝他。懊悔不已。大家又在西湖遊賞數日。二人因憑限緊急。不敢久留。金重與翠翹翠雲。往福建南平上任。王觀同終氏回揚州上任。王員外與王媽。因才見翠翹捨不得。直送到任上。住了一年。方回兒子任上。過了三年。二人做官清正。金重行取陞了御史。王觀陞了湖廣副使。王觀因親年老。不忍遠離。遂告假致仕。在家供養父母。後來翠雲終氏各生一子。嗣繼書香。金重一夫二妻。分大小。琴瑟鐘鼓。曲遂室家之樂。直傳至今不朽。



卷四

七

